中門[illegible]疏
萬曆三十八年
中請[illegible]命疏
人[illegible]命疏
[illegible]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翰林院編修男衡彙輯

尚寶司司丞孫男時敏校梓

赴

召中途引疾疏

萬曆十三年　月　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輿疾赴

召委頓中途再懇
恩放還鄉以便調理以圖補報事比該臣以營
葬先臣哀勞成疾再疏辭免
恩命奉
聖旨云云欽此伏念臣名跡至微身命至賤入
官之始已分捐糜今齒髮向衰報
國之日短矣敢復顧惜犬馬之身偃蹇功名
之會乎近者煩言叩
閽迫於誠款未蒙
嚴譴更荷
溫綸毋論臣之感激不敢倫一日之安即臣母
亦不能安臣之養矣賴天之靈病未即死
當於聞報之後擇定四月十六日扶侍臣
母登程會又以臣弟鼎爵病作不勝臣妻
憂戀延至本月二十四日始克成行臣以
君言久宿惟有將勤可以補過一路戴星而進
兼道而馳歷過風濤之險臣竊自喜以爲
見

聖之期決在旬日不意行至某處某驛地方宿
疾大舉腦風腸風及寒熱嘔泄等症并於
一時勢甚危劇然尚謂弱軀偶觸外邪可
服藥導引而愈也已復强行至某處訪醫
調理臣情牽赴
召諸藥亂投加之舟中鬱燠不習其地水土以
致元氣轉傷浸成委痼臣文竊自悲也以
爲
聖主在上既嚮意用臣臣之安庸可藉手以報
萬一者獨有垂老之筋骸僅存之喘息耳
而
恩過分逾福薄緣淺身未入
國門已中於陰陽之罰將來何以覃
深知塞
厚望而償餘負乎又臣前疏烏鳥之私止爲臣
母臣母雖在行然所過遇神必禱當饋必
歎未嘗時刻忘弟病也臣雖亦强食言笑
以安母心然念弟病於室身病於途一門

孤寡兩地憂懸未嘗不終夜伏枕吞聲而
泣也臣聞人有百疾惟七情之病爲難理
臣之壯也猶不能支何況臣母風燭之年
而令強抑內顧之情以當長路跋涉之苦
豈不危哉興言至此聲與淚隨進退之計
愈難愈苦而愈不能拜
命矣今在
廷推轂臣者不過以匹夫硜硜之諒書生斷
斷之守求忠於孝必無二心而臣又竊自
審此樸遬寡過效之一鄉一曲可耳
上今日用臣非一鄉一曲之任也而連章
批奬之詞幾與舜命五官湯求一德榮藉相等
臣之驚寬悸汗已自成疾況重以家門之
私念末路之隱憂乎見今所在官司從行
僮僕無一人不見臣涕泗顛連之狀者臣
尚不欺外人忍欺
君父用敢不避再三之煩以乎母子垂絕之命
以干

皇上始終曲成之恩伏惟
天慈俯垂幸察放臣生還田里侍母餘年臣不
勝詞窮氣竭至苦至危爲此具本

因事抗言求去疏

本年八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朽立
朝不忍見驕臣挾權玩
主大肆傾危懇乞
聖明先
賜放還以避狂鋒以明微志事伏念臣猥以
一介草茅仰荷

天私起叅密勿昨者連章
批奬之辭幾與舜命五官湯求一德輝映千載
臣之遭遇天下莫不聞則其感激酬
知亦當不與在廷諸臣等而犬馬病甚霜露不
圖恐報
國之日短矣不勝欵欵之忠竊以爲
聖主在上明日月而威雷霆必臣等大臣先自
處於至清至公之地而後庶寮自無所容
其翕翕訿訿之私臣連日在閣時時與二
三同官言之意氣懸合眞如斷金臣又竊
自許以爲一日未死之身可藉手以報
皇上端在於此退而見人言籍籍皆指目前御
史李植江東之羊可立怙寵驕狂之狀念
此三臣者在植則臣之教習門生在東之
可立則臣山居時蒙其特疏舉薦者也悠
悠世情誰無知己之感臣誠痛此三臣以
蹇諤敢言之名膺
特達非常之遇而年少氣盛不自愛惜遂令紛

紛至此因力爲衆中分解明其立心制行之無他而却於聞見切磋責其居功用才之未善臣又竊自以爲臣眞三臣之益友而三臣亦且曰噤色沮信臣之教矣不意狂鋒愈熾暗械滿胷本月初一日乘大學士申時行往

壽宮動土行禮驀投一疏以大峪山風水爲名追論前尚書徐學謨主張之不當而語次并傷時行臣姑不暇爲時行辯但請

皇上試觀三臣如此蹤跡如此機穽果是光明正大之人否夫使前地果不佳則三臣一向安在必待匆匆興工吉日而後言又使三臣果別有眞聞眞見則舉朝何無一人議及而偏此三臣一時意見偶合如此

皇上試面問此三臣書生少年何自知風水之說臣竊料此三臣情見勢窮必且曰傳之術師之口也夫術師相破自古而然三臣既非專門何以知前人稱善者之非後人

駁議者之是

皇上試察此情公乎私乎大峪山之始定也聞
皇上親閱諸山顧指而決徐學謨即嘗從中贊
成亦猶植等諸臣書生道聽之見而已今
諸臣夢中評夢已自影響而又以根株漫
引加人不忠不孝之名而自處其身於獻
芹食桃鄙野近幸之愛主
皇上試又以爲忠乎佞乎去年丁此呂之疏上
也臣偶讀邸報有傳科場曖昧之
旨是閣臣所擬者臣故覺失驚歎曰此誤矣何
以知科場之曖昧而預爲解也已讀吏部
覆疏至引王連趙文華則又歎曰誤矣奈
何以鳥獸律人已讀陸光祖疏則又歎曰
誤矣奈何欲以口語盡逐言官已讀九卿
潘季馴等疏則又歎曰誤矣奈何反追爲
張居正訟寃已趨
召至中途讀孫蔡二御史疏則又歎曰誤矣奈
何以小眚盡汚人生平大節凡此皆臣之

私論然始入
國門不惜一二爲同官言之葢眞謂諸臣之
可教而大臣處之或未必盡善也以今而
觀畢竟閣部無一毫成心而諸臣三五爲
曹日夜相搆而騁蘇張捭闔之談神鬼變
幻之術正猶優人之舞於幕公然塗面裸
形全不知耻似此舉動何事不爲臣於此
時斷乎不能復爲諸臣解矣臣聞大臣不
能帥羣臣當去師不能訓弟子當去老戈
而爲惡少年所推當去臣負此三當去義
無可一日立朝之理所有愚懷耿耿抱不
平之慨其說有入敢盡爲
皇上先陳其槩而後及臣之私當張居正馮保
事初發時
皇上試自揣獨聞獨見之中果毫無端倪盡假
耳目於諸臣乎將
聖志已定僉謀大同而言者適投其會也夫將
順之與匡救難易懸殊觸忤之與受賞利

害全別而諸臣睢睢盱盱槩自附于吳中行趙用賢等嬰鱗折檻之黨此其不平一矣

皇上明燭群奸天旋地轉乃千古非常舉動然猶推功言者陞叙加等而諸臣顧反盡攘天功臣

主異趨此其不平二矣古人默則成象語則成爻蕭規曹隨摠之期於濟國而諸臣近乃創爲一種風尚以爲普天之下除却建言之臣別無人品而建言之中除却搜括張馮舊事別無同志此其不平三矣葢臣嘗私譬張居正之門客如羣娼之倚市勞來送往取適一時耳今氷山既泮黃犬成空士有慟輪漬酒不忘死生之交者鮮矣況本非安石誰爲章蔡肉朽骨而噓寒燼以何爲名天下豈更有此至愚至拙之人哉而諸臣動稱報復眞成囈語此其不平四矣周公之功也衛武之耄也而几几抑抑

虞悔吝之且及也況乎以中人之資乘一
言之會不階不媒起越
朝右如花之始發正雨欺風妬之時而悍然
遽自以其喑嗚睥睨之態目尋矛盾惟敵
是求此其不平五矣人情雖甚愛不能廉
盜跖甚憎不能溷伯夷甚變亦不能朝夷
而暮跖則其公論定也今在廷大臣如許
國楊巍舒化輩諸臣不嘗交口贊譽以爲
正人君子哉此一言相左則疵釁橫生目
相謀剸刃其腹而陰求其短王尊一人乍
賢乍佞令人復安所取信此其不平六矣
大臣主持
朝綱乃一味濡忍涵納原非中道今大學士
申時行洎然處中唾面不拭以強陪諸臣
之嚬笑不過爲重
國體惜人才耳乃諸臣見其弱則愈以爲不
足畏而凌之受其容則愈以爲縻我而疑
之被論則以爲嗾人攻之求去而票允則

以爲遂之票留則又以爲苦之或票雖留
而
旨欠溫則又以爲陽順
上意而陰忌之喘息縱橫于荆萬棘令人無路
可趨無門可解
皇上試觀典籍自古及今豈有人臣操
天子之權小臣制大臣之命一至此極而
朝綱不亂
國是不淆者乎此其不平七矣又臣嘗閱諸
臣前後爭辨之疏無論惡言詈語狼藉雜
聞即其高自標榜一則曰孤臣一則曰善
類臣請就其言而折之夫古以孤臣孽子
並稱此爲臣子不得意於君父者言也今
諸臣自謂得君乎不得君乎
朝廷之上敢瞋目而語難者何也臣以爲此
其臣不孤語稱舜跖之分在善與利今之
悻悻豈盡爲公得無爭先於徑路患失於
鳳池者乎又得無憑城社而盜威福者乎

即如近日
皇上之用臣也
儼然出徵書於
內簡付公論於
廷推而一二在外散局小臣已有輒據爲齒
牙贊襄之助者臣以爲此其類未必善凡
此皆瞞天大言嵬目駭耳而諸臣居之不
疑此其不平入也夫此人不平者使其說
出於張居正所薦引及與諸臣摩肩競之

之人則尚可指之曰黨曰忌曰素所不懌
也今臣乃居正切齒之讐而又諸臣所嚴
事推轂之友使酸鹹臭味尚可和調國論
人情不至十分顛倒臣非異物豈有反攻
同志而快仇讐者哉嗟乎諸臣可以跼蹐
愧而
皇上亦可以深長思矣臣山居八年朽株枯木
原不適
廊廟之用況值此千載難遇之時事千載難

遇之
主天清日明本無一事而不幸爲驕臣苦爭無
影之是非使
朝堂爲訟場而
宮府爲虛位大臣皆重足膠手於風波偪側
之中而市井僻邪千人所指如馬應圖輩
反得藉建言之名以逃考察而希榮進臣
誠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度言輕力駑不能
有所匡正惟有去耳今日之言雖明可對
君父幽可質鬼神然必臣之身退而後臣之志
明不然則諸臣又以爲回護同官苟貪伴
食臣既義不借諸臣之譽則亦不能復受
諸臣之毀伏望
皇上先將臣放歸田里然後徐察諸臣公私忠
佞之狀盡攬威權一新視聽毋令天下萬
世有有
君無臣之歎臣雖伏死先臣松檟有餘榮已臣
不勝憂危懇迫昧死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賫具
奏以
聞伏候
勑旨
聖旨李植等先因言事有功不次超擢正合奉
公守職圖報國恩乃輙敢誣搆擠排驕横生
事覽卿所奏朕已洞悉李植等已薄罰了卿
端亮讜直正賴匡扶國是豈可遽自乞休宜
即出輔政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賜羅衣疏

閏九月十二日

上閱定壽宮

上御感思殿賜閣臣衣帶等物臣錫爵

賜羅衣二襲疏謝云伏念臣升

聞伏候
勑旨
奉
聖旨李植等先因言事有功不次超擢正合奏
公守職圖報國恩乃輙敢誣搆擠排驕橫生
事覽卿所奏朕已洞悉李植等已薄罰了卿
明出輔廷不必再辭更培岐道遽自乞休宜
謝
賜羅衣疏
閏九月十二日
上閱定壽宮
上御感思殿賜閣臣衣帶等物臣錫爵
賜羅衣二襲疏謝云伏念臣升
朝三月未攄補袞之忠扈
蹕一行疊荷解衣之貺輝騰在笥愧切濡梁仰
惟

皇上
大孝承親
沉幾照物
周原卜壤培萬年天保之基
禹範稽謀辨三至人言之惑肆
屬車之再駕廼
初筮之果諧臣猥以近僚叨陪末從周旋
大麓徒瞻佳氣以增歡肅奉
清遊欲贊
庶謨而莫措詎期
特眷曲軫微勞寵渙
玉音榮頒
珍綺三英炳若出巧製于天機五采燁然分
奇章于銀漢矧應授衣之候真如挾纊之
温被服
華恩敬擬岡陵而祝
壽彌縫闕職敢辭夙夜以宣勞臣不勝云云

引疾給假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患病給假事臣于本月十五日偶感痢疾并寒熱身痛等症一向勉强進閣供事不敢

上聞至二十五日該文書官送本會票之後忽虛火上冲昏暈仆地移時方醒見今臥病在家有妨

朝講伏乞
聖恩准臣給假調理候痊可即出供職謹具
奏
聞
奉
聖旨卿偶疾准暫調攝痊可即出輔理吏部知
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伏蒙
聖恩特遣
御前牌子孫朝賚
賜臣錫爵鮮猪一口鮮羊一羫甜醬瓜茄一罈
白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卧榻叩頭祗領

訖伏念臣本以衰殘擢自廢朽犬馬之力
曾靡效于涓埃薄柳之資已遽嬰于疾疢
竊自憐悼負此遭逢惟
聖王少裁高厚之恩斯微臣庶逭陰陽之罰豈
圖餘喘曲軫
宸慈爰勤
中使之特臨並錫
尚方之諸品精粮色瑩兼分醴酪之春雜俎
香浮更藉牲牷之旨用以佐刀圭而施上
藥因之扶羸瘵而制頹齡受
寵彌隆循涯愈溢祗
金莖之湛露勉效加餐叅
玉鼎之和羹終虞覆餗祗三肅而拜
賜期一飯以輸忠臣不勝感激荷戴之至緣伏
枕不能
廷謝謹具本奏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疾求去疏

十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脾疾沉綿不堪輔理懇乞
天慈俯賜骸骨還鄉以終
恩造事昨該臣於閏九月二十八日荷蒙
聖恩以臣患病
欽准給假調攝仍
諭以痊可即出輔理續蒙

特遣內臣頒賜酒米蔬肉等物臣糞土微賤之
身乃至以疾憂
君父
慈旨優溫
寵數蕃渥臣雖病也只尚能啣
造物之恩心尚能識報
主之分豈有升朝數月寸勞未展而遽恐言去
者乎伏自得請在假以來所延致醫生夏
惟勤等以十數而治療之術亦且百方蓋
消補兼施寒溫雜進者浹旬於茲矣臣雖
病也又豈不知欲速之無功衆咻之難信
哉誠疾痛怵迫之中貪奉
清光坐憂曠職而徼幸於萬有一分之效耳豈
圖外症未除而內元已竭宿痾方痼而新
疾復生連日痰涎壅盛步履艱難飲食滯
停瀉痢頻數心脾項背腰膂之間無處不
痛臣親檢方書云是七情憂患所感脾氣
積傷漸成鼓脹非醫藥所能即愈臣竊自

悲也以爲犬馬怙恃之身在
國惟
君在家惟母有如猝先朝露進不成報
君退不成將母與自捐溝瀆者何異臣於此時
乃始思草疏乞骸踟躕未敢而臣弟鼎爵
病危之報又至矣痛惟先臣早背止遺此
煢煢二孤而皆朝不圖暮兄北弟南有生
離死別之感加以七旬衰母兩地憂懸風
燭之命且惴惴不保而臣也一身憔悴之
餘耳呻吟而目涕淚獨奈何復望策駑起
蹶踴躍功名之會哉伏惟
皇上前者非時召臣不次用臣近復
垂聽瞽言而
特旨留臣
君父之恩豈有終極顧臣福薄不足以堪力罷
不足以報以致鬼神忌盈自貽咎疾揆之
愚分決當知止伏望
皇上察臣垂死不欺之誠憐臣觸藩至苦之狀

早

賜骸骨生還田里庶臣外不憂尸祿曠官之罪而內又得以便一門骨肉養孤扶老之私臣疲癃殘息幸不即死異時或尚能矢銜結而償餘負不可知也臨疏不勝母子涕洟籲

天請

命之至

奉

聖旨朕以卿忠猷亮節特召起家茲眷倚方殷豈可遽以微疾求去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謝

遣醫視疾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伏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太醫院院判朱儒等五員診視該各官

看得臣六脉浮弦芤數脾胃兩傷皆心經

憂鬱之氣傳結肺臟以致腹滿腸秘頭暈

體虛飲食不消腰背作痛等症竊念臣之
得疾本自憂生至其致災亦由福過而經
旬在告已蒙
優假之仁垂死乞身更荷
眷留之渥甫捫心而自愧思避
寵之無由乃茲
聖諭之親傳更
遣國醫而下視分
尚方之劑固將收效於刀圭發蔀屋之春更
欲回生於沉痼臣有何緣分徼此
曠恩蒲柳之資易凋深慙培植犬馬之年未盡
但誓捐糜除聞
命供設香案迎接併臣在床褥間扶掖叩頭外
爲此具本奏謝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疾再疏

本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再陳病苦眞情萬不得已懇乞

天恩俯容辭任回籍以全母子餘生事昨該臣

於本月初十日以脾病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以卿忠猷亮節特召起家茲眷倚方殷

豈可遽以微疾求去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名跡至微

身命至賤入官之始已分捐糜今年齒向
衰遇
主徼榮至此此
恩之必不可負義之必不可逃而亦時之必不
可失者也臣伏枕無事之中夜氣尤清其
於私情公義之重輕出處進退之大節亦
既反側再三念之至熟矣且夫志士感知
不忘一飯而臣乃在野再徼在
朝三錫口厭
大官之饌身披極品之衣臥病軫國醫之視
乞身蒙
聖衰之褒臣即欲自絕無論此心難欺而天地
亦豈有容此不祥之人者頃之匆匆叩
閽委非得已蓋肺腑之病已困劣而難支骨肉
之虞又煩冤而并集惟幸早解機務免於
素飡或尚可懺積譴而徼餘福耳今下誠
未遂
天眷彌隆而臣且一面憂身一面憂母又一面

懷負
恩曠職之懼以致心神愈耗脾氣轉傷泄痢無
時昏暈加數此醫官朱儒等望形而知其
已病切脉而爲之隱憂者也臣聞
君臣之間眞是一體臣苟不欺其
君則不論盡忠之與補過皆爲報稱君苟不疑
其臣則不論栽培之與休養皆爲
恩澤今臣幽憂難愈之內疾羣醫既能言之而
眩暈不測之顯證同官又莫不見之臣之

不欺
皇上其已明矣而
皇上之深知渥寵加於臣身者其亦已無餘憾
矣若尚以
三朝舊物未即吐棄則賜之畎畝未盡之生以
終烏鳥一日之養其爲
恩禮不又加於尋常萬萬哉見今垂死病弟息
耗杳然臣母子餘生愈孤愈苦母不能一
日舍臣而獨歸臣不能一日離母而獨處

以私情言之既有俱傷兩敗之憂且輔理
重任物望所關臣之一身固不足惜有如
天顏咫尺之下朝班萬衆之中仍復如前顛仆
隕越震驚觀聽豈不羞堂陛而玷冠裳以
國體言之又有求榮反辱之累臣誠情極道
窮計無所出不得不再陳危苦至切之詞
以干終始
曲成之造
皇上即幸而聽臣則不惟下全臣身上全臣母
引而密勿輔理之地不至久掛空名坐妨賢
路於私情
國體各獲所安臣無任疾痛呼
天哀祈叩請之至
恩奉義重情迫辭窮昧死再干
聖旨大臣之義體國忘家前已有旨勉留豈可
恝然遽去卿疾未愈宜在任調理副朕眷懷
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奉體言之又有求榮反辱之累臣誠情極道
天京祈叩請之至不得不再陳危苦至切之詞
國體各獲明允臣無任疾痛呼
曲成恩允祈清
皇上而密勿輔理之地不至久世空名坐効賢

引疾三疏

十一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

恩深義重情迫辭窮昧死再干

天慈俯從前請以責後報事昨該臣於十月十

九日再疏乞歸奉

聖旨大臣之義體國忘家前已有旨勉留豈可

恝然遽去卿疾未愈宜在任調理副朕眷懷

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錫爵病耗怫鬱
不識進退再以私情上干
斧鉞之誅臣之罪大矣伏讀
御批不惟涵貸彌弘慰留愈切而凜然大義嚴
詞又有出於家人父子提耳教訓之外者
臣於此時不覺一字一淚一字一顙已誓
此身畢命鞭箠之下而臣母亦且義激於
中誓不復以家事關臣矣不意本月二十
七日臣男監生衡信到內稱臣弟原任河
南提學副使鼎爵已於閏九月二十五日
病故臣母聞報晝夜哀號寢食俱廢見今
亦患左脇刺痛咽喉面目俱發腫不能起
牀臣竊自傷家門薄祐骨肉凋殘至此目
前止有一母一子形影相倚而皆窮愁旅
邸宛轉牀榻之間又至此臣宿疾新憂外
纏內迫以致心血不復歸肝脾土轉成下
陷腦風腸風及嘔逆泄痢等證種種作劇
茫無痊可之期昨者恭遇

長至令節僅於私家設案焚香扶掖叩頭遥
祝
聖壽猶喘呷悸汗不能成禮何況咫尺
威顔之近奔走職事之煩而尚有可望引袖班
行參裨
衮闕者乎臣聞人臣之義不得有身何況有家
然就家國之重輕而論則私不勝公情不
掩義臣雖不敏數奉教於君子矣就事勢
之緩急而論則堂堂
盛朝茅茹彙征之時即無臣等以百數何虧於
國而臣母區區所恃以託命者獨臣一身臣
之區區所恃以報母者又獨此一日此臣
所以早夜呼
天飲涕而疾愈困請愈亟者也且今
皇上所以嚮意用臣
屢旨留臣不過謂匹夫硜硜之諒書生斷斷之
守求忠於孝必無二心而臣又竊自審此
樸遬寡過效之一鄉一曲可耳

上今日用臣非一鄉一曲之任也而加之憂病
支離精神失惑捐糜未效溝壑且塡臣即
欲隱忍榮次而
皇上亦安用此無用之臣爲哉臣新奉
嚴旨不容再辭今日之言不惟
皇上所不欲聞而臣之初心亦豈願有此也但
以節次苦情弟亡母病原在奉
旨以後之事尚未徹聞
天聽敢有餘悲用敢再乞其朝露之身以終烏
鳥之養
皇上儻幸哀而許之臣雖病也一時野人獻曝
駑馬思軒豈遂敢自外哉蓋昔人有言報
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矣臣情迫辭窮不得
不藉口斯語庶以爲酹
知補過之地云爲此具本謹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但輔弼重臣奉公爲急宜
勉思大義痊可即出贊理以副朕眷愼勿又
辭吏部知道

考察自陳疏

萬曆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察典屆期遵例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肅臣工事臣惟
國家六年考察之典所以澄汰九流訓齊百
職而廷臣中之有閣臣乃總筦樞機非常
之任也閣臣中之有臣則又拔起淪廢非
常之知也夫非常之任豈宜以常人居而

非常之知又豈宜以常理報者哉臣於此
時即日月奏功頂踵效命揆之麾忝尚有
餘慙今待罪兩涉年矣進不能納誨輔德
抒自靖之忠退不能推賢讓能廣交修之
益
上責之以主持
國是而臣望輕不足以鎮俗
上責之以贊襄化理而臣識闇不足以通方
竊自審於羣臣中負
知曠職無如臣者惟是硜硜挈瓶之智碌碌抱
槧之能苟幸無事粗足自守今歲北大旱
帑無宿儲道殣不收寒候時警此豈臣養
愚藏拙之時而亦豈
皇上納汚容垢之日哉且臣聞之官先論相所
以清化源而風有位也法先論貴所以肅
政紀而示至公也臣雖駑冗以法以官不
當在庶寮之後若使
明主爲臣而惜法則天下必有因臣而議法者

矣故臣願以不肖之身首俟
斥免不惟邇列肅清
公典加重亦使在廷博聞方正之士得闢門
遊路而入臣之無狀不久妨賢天下亦或
有諒其晚節者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公忠直諒清望素隆朕簡任
方殷豈可引例求退宜益殫猷爲贊成治理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書成辭免
恩命疏

本年二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揣分量功辭免非常
恩命事奉
旨云欽此臣聞
命自天蹶踣流汗罔知所措竊念臣斗筲末品
犬馬病身本非受爵祿之羈

皇上既過誤用之而頃之大計陳免又過誤留之臣之自揣無論賛
大政決大疑不足仰稱
任使之萬一即姑以纂修一事言之先是萬曆
改元之四年有
詔重修會典臣雖備員副摠裁然此時正屬諸
司文案未齊該局義例未定之日史臣無
一事可藉手者數年之後始漸次屬草會
臣又以乞身久廢始再起爲今官而書之
成者已十八九臣按籍茫然第能粗涉事
迹稍正句讀耳已由前言之則臣乃無事
而餐由後言之則臣乃不耕而穫今署名
卷尾亦已厚幸而殊爵顯賞反加衆人之
前臣復何心可以安之何顏可以受之且
夫宮階一品班已箑於孤卿殿學兼銜
寵更貤於四世自昔佐命鼎畫之臣有資累考
而不得者臣草莽升
朝一旦躪躐至此罷既滿不可復酌負方重

不可復載此臣之所爲懼也職在政事無
所裨益潤色而但與斲工墨吏分尺寸之
勞每當披校至兵馬錢穀之昔贏而今耗
文墨議論之昔簡而今繁
禁旅之濫藉日增
上供之年例日溢臣乃罪之不任而獨功之任
又臣之所大愧也伏惟
堯舜在上賞必當功名必效實豈可曲私左右
之臣重爲鉅典之辱臣之愚怯委不自安
所有前項
恩命懇祈
賜免惟
皇上哀而許之乃不惟爲
國家惜名器亦所以爲臣惜福也臣無任感
激戰悚俟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
聞
奏

聖旨卿揔裁大典茂著勤勞書成加恩累朝彛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再瀝悃誠懇辭超敘以明臣節以安愚
分事昨該臣以書成加
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揔裁大典茂著勤勞書成加恩累朝彛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一

介艸茅上荷我
皇上非常特達之眷報未伸而
恩復至辭方控而
旨愈溫臣雖至愚葢亦知彝典之爲重
成命之當遵矣況纂修衆人之事何苦而必欲
矯情立異以博遜讓之名哉惟是前疏所
陳原據在閣在館日月功次與同官二臣
終始效勞者不同而二臣止於本品量兼
俸秩臣乃以二品蹴躋一品二臣自當受
臣自當辭乃事理人情之必不容冒昧者
夫抱關一命梓匠賤工上不可以苟榮下
不可以苟食此自古
國家綜覈至嚴之典大臣所宜率先庶僚共
效功實者也臣伏自前年奉
召入
國門首以
廟堂裁恩澤士大夫重廉耻爲忠告第一義
言未絕口而身自開僥倖之門源之不清

流將安止葢臣嘗聞
祖宗朝三楊學士在內閣最親最久而官品不
加然至今論者猶咨咨豔三臣之得君何
則樞機重地帷幄親臣正不必累資而計
遷循爵而論貴也臣今見以尚書辦事品
高祿厚達過三臣在
成祖時
皇上倘必欲按行
累朝彝典加優臣等
法宮廣殿一日
賜之三接令得陳見聞效得失於前臣之榮藉
且以萬倍何必拜官加秩然後爲隆眷哉
臣誠知煩言黷
聽無所逃罪顧心之所不安不敢避嫌而遂止
義之所不可不敢從衆而常辭此所以徬
徨夙夜怵迫肺肝而冒譴哀祈於
君父之前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之苦誠惜臣之微節

特寢成命免其再有干煩則臣亦當仰體
天慈不敢盡虛
恩賜請量受二品應得
誥命以榮臣雖賞不及期總爲叨冒而罪均逃
重尚可苟安臣不勝丹誠懇款籲
恩委命之切爲此具本親齎奏
聞
上不允命文書房持疏至閣令票擬如故同官
時行奏云二臣懇切向臣言委實惶恐其
辭萬無矯飾強臣擬准辭一票以俟
聖裁
上准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餘皆令勉承勿
辭